

修了證書

新竹州

劉鎮國

大正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生



右者本所土木科課程

ヲ履修シ其分

セリ仍テ之ヲ

昭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



陳銘城 攝影 / 劉志清 提供

取名志清的血淚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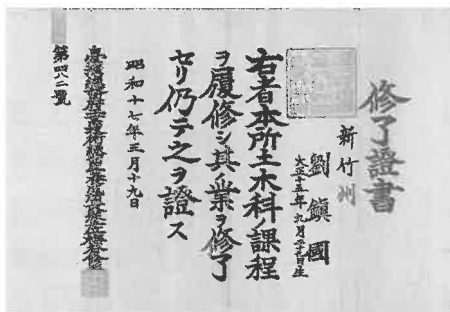
— 劉登科訪談紀錄（劉鎮國的三弟）

表現優異 二哥屢獲郡守獎賞

我是劉登科，一九二八年生，今年八十七歲。父親劉海，他有四個兄弟，大伯獨身，沒結婚；二伯劉彬早逝，他有個最小的兒子劉振源¹，當國小美術老師，在我二哥劉鎮國被槍殺後，也被抓去關三年；最小的叔叔住高雄，在做豆干。我們都住在八德林本源祭祀公業的土地，阮太祖和阿祖跟林本源有往來關係，所以從我阿祖開始就住八德那裡。我二伯劉彬在二二八那一年過世後，他們那一房就離開八德，搬去臺北，我們父子和小叔都住在八德老家，地址是：八德興仁村中山路，我在八德住到五十歲，從八德鄉公所建設課長退休後，才從八德搬到桃園市住。

我有八個兄弟、五個姐妹，大哥在開車，二哥很會唸書，就讀國民學校時就會看英文。他讀公學校畢業後，原本有機會考上臺北商業學校，但是家裡沒錢。父親就叫他去唸高等科，然後再去唸臺北工業學校夜間部土木科（即臺灣總督府立臺北工業技術養成所），畢業後就在桃園郡役所服務。當時，二哥有幾次特殊表現，被日本人的郡守獎賞。第一次是他在龜山兔子坑，找出測量的基準點，那是很重要的測點，以前找很久都沒找到，卻讓二哥找到了，因此日本人的郡守獎賞他。第二次則是二哥根據測點，畫出桃園郡十三鄉鎮的原圖，再度獲得郡

1 劉振源，1931年生，臺北市人。涉1954年「樹林三角埔隱蔽基地張潮賢等案」，被判刑3年。參見劉振源著，《我的一生 狂流中的孤葉：一個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自述》（新北市：劉振源，2011）。



左圖為劉鎮國日治時期的學生照。右圖為劉鎮國於日治時代的畢業證書。

(劉志清 提供)

守賞。

光復後，二哥轉到桃園縣政府建設課，他的課長李家全（原本是土木協會技手），和他意見不合。當時八德鄉長邱創乾，就告訴我父親說，要叫我二哥回來八德鄉公所。一九四六年底，二哥就回來八德老家，在八德鄉公所當民政課員兼代表會書記。一九五〇年初，他才結婚，卻在同一年底被捕。

在獄中為兒子命名志清 表清白

二哥在結婚前，都是和我一起睡通鋪，下班回家的飯後，他就是愛看書。父親也認為他是個人才，不會只有在鄉公所的作為和表現而已。日治時代，二哥就熟讀早稻田大學的講義，考上日本士官學校，但是無法去日本就讀。他當兵時，日本軍方給予他日本士官的待遇，不用跟其他士兵一起出操。戰後，日本人走後，他原本想進入臺灣大學讀夜間部，但還是先到政



劉鎮國在軍法看守所內得知妻子生下一男嬰，在家書中為見不到面的兒子取名為「劉志清」（見圈點處），似乎也在表達自己心中的「志節清白」。（劉志清 提供）

府機關工作，賺錢補貼家用。

我小二哥兩歲，十六歲才考入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夜間部。日本時代，因為戰爭，教我們的日本老師，雖然年齡較大，但他們愛惜人才，上課認真，沒有放暑假，那時我的成績很好。畢業後，老師馬上介紹我去當日本海軍施設部製圖員，相當於日本軍屬的身分。

關於二哥的遇害，家人都覺得很冤枉。他可能有接觸、閱讀共產黨書籍和思想。我見過二哥曾和徐木火，一起坐在八德鄉霄裡的圳溝仔埕，我只見過那一次，也沒見到其他人和他們在一起。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二哥就被抓走，那時他才結婚半年多，他的孩子志清，還在妻子的肚子裡，二哥也沒見過自己的兒子。家人也不知二哥被抓去哪裡了。

後來，知道二哥被關在軍法處看守所，他曾寫信回家給

爸爸，也為兒子取名：「志清」。他在信中一直認為自己是清白的，很快就可以回家，沒想到還是被判死刑。他被槍殺那一晚，我還單身未婚，在鄉公所值夜班。那是夏天夜晚，天氣很熱，又沒風，我將辦公室的窗戶拆下，半夜十二點多才睡。我夢到有人要殺我，又聽到叫我名字：「登科、登科、…」睡夢中，我驚醒，急忙跳出窗外，窗外並沒有人也沒有事，才查覺是一場惡夢。再睡不到五分鐘，就接到臺北堂哥劉振祿（劉振源的四哥）的電話，那已經是清晨五點了。電話裡，堂哥說：「你的二哥劉鎮國已經被槍殺了！」我不敢馬上告訴父親。只是先告訴大哥，和大哥商量後，才告訴父親。父親雖然很傷心，但是很堅強，他本來是連屍體也不要，只叫我帶把剪刀去，將二哥的指甲、頭髮剪下後帶回，其餘遺體就交給醫院，做醫學教學解剖用。

借錢幫二哥收屍 火化帶回桃園

我和大哥，先到桃園鎮和平路舅舅開的逢春中醫診所，找舅舅借兩千元，再上臺北的殯儀館認屍。到了臺北市中山北路石橋頭，找到殯儀館，要為二哥認屍時，卻遭到許多的刁難。他們先問我們有沒帶身分證，領屍要錢，解開二哥槍決時被綁的繩索，也要錢。到了下午二點，我和大哥被帶到陳屍窟，看到今天才槍決的三具屍體。我一眼就認出二哥的屍體，他被五花大綁，胸前還有寫著他姓名的布條。我先用帶去的剪刀，剪掉他手上和身上的綁繩，也看到他身上的槍痕。二哥是由背後開的一槍，打中心臟，一槍斃命。我也幫另外兩具屍體，剪斷



劉鎮國被捕的訊問通知單，臺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通知應於民國39年11月24日下午3點報到。（劉志清 提供）

被綁的繩索，發現徐木火也是一槍斃命，還有一位鍾水寶則是身中兩槍。我去為二哥買乾淨的衣褲、運動鞋，幫他更衣，再安排火化，我不捨沒帶回二哥的屍骨，決定不聽父親的原先計畫，只剪下二哥的毛髮、指甲回去。我留在殯儀館，等候二哥的屍體火化，讓大哥先回桃園，他白天還要去桃園客運上班，當客運公司的巡視員。

認屍那一天，正好陳果夫也在那家殯儀館出殯，有很多外省的黨國大員都去送行。有一位外省男子，似乎懂得面相，他看了我二哥容貌後，告訴我說：「令兄雙眉相連，有天才樣，但相不好。」

次日早上九點，二哥的屍體火化完成，那時，在臺北的堂哥劉振祿、劉振明也都趕來關心和幫忙。我拾骨後，放進骨灰罐，然後由我自己揹著去搭火車回到桃園，再從桃園乘客運車

回八德家裡。那趟為二哥認領屍體、換穿新衣褲、鞋襪，還有火化，大約花費一千七、八百元，向舅舅借的二千元，回家後只剩一、二百元。大約花掉我半年的薪水。

母親憂傷過世 由我照顧二哥小孩

母親看到二哥的骨灰回家後，整个人就昏倒下去，二嫂抱著幾個月大的志清哭泣。堅強的父親，交代我在老家屋後，為二哥砌磚做暫厝，他也叫我拿錢去還舅舅。母親在二哥被槍殺後，整个人就軟下來，既不會說話，也聽不見。舅舅曾拿珍珠粉給她吃，雖然皮膚變年輕，但是沒好轉。她去臺北中心診所的西醫看病，那裡的醫師都來自臺大醫院，但他們診斷說：母親的腦部乾了。二哥死後三年，母親在五十九歲時病逝，我們將母親和她最心疼的二哥葬在一起。

志清出生後，身體不是很好，因此冬天常在祖母肚子上睡覺。後來，祖母過世後，他母親帶了一陣子，帶他到她工作的臺中去住。但多數時間，志清都在八德和阿公、叔叔一起住。大家都很心疼他，幾個叔叔常帶他在樹下乘涼，陪他玩，常給他零用錢。他和我一起睡時，有一次我探他口袋裡的零用錢很多，我告訴他：「你的錢快比阿叔還多了。」但是，每次看到他，想到二哥無法陪伴他的唯一兒子，還是忍不住又拿零用錢給他。

志清頭腦很好，很像他爸爸，功課很好。八德國校的男老師謝新梅曾向我說：「志清讀書很厲害，上課時，老師叫別的

學生背書時，他在書上畫武俠漫畫。老師突然叫他接著背書，他都能接著背下去…」他的記憶力很好，說過一遍、或看過一次，志清就記起來，老師時常誇讚他。

父親報紙剪洞 老蔣被丟垃圾桶

父親身體原本健康，但在二哥和母親相繼離去後，變得很鬱卒，只有小志清是他的安慰。二哥受難的事，我不敢跟志清說，但我聽過父親告訴志清，他的爸爸是因政治思想不容於政府，而被槍殺。漸漸地，親友不敢往來，父親也更孤獨，警察經常來查戶口。有一件事情很奇怪，我家在經銷報紙，家裡有很多報紙，但是自己看的報紙，常常被剪洞，原來被剪的都是蔣介石的照片，尤其是光輝的十月。後來我才發現，蔣介石的照片，都是爸爸剪的，他不想看他的照片，因此，被剪下的蔣介石照片，都被他丟棄在廁所的垃圾桶裡。

父親八十一歲那一年，得到食道癌，給醫生看過後，醫生用日語跟他說：「回家去，不用手術。」父親的精神一直很好，但兩個月後，他很平靜地過世了。

志清去臺北市唸臺北商校、政大時，平時都住我六弟文和家，他在臺北開貿易公司，也很照顧志清。在臺北念書或在外地當兵時，每遇放假日時，志清就回八德老家，和我們一起住。

警察每月查戶口 不勝其擾

我在一九七七年從八德鄉公所建設課長退休，因為有建築師資格，我和朋友合作，投入房地產事業，蓋了一些房子。記得，志清第一次上班，是到大溪地政事務所報到，上班前，我就請他大溪地政事務所的全體同事吃飯，希望大家好好照顧他，反正那時我在做建築，手頭也比較寬鬆，讓他的工作能一路順遂，這也是我對二哥和父母親的交代。

退休後，我從八德搬到桃園住，但是每個月警察都來查戶口。一直到有一天派出所主管蔡義猛來找我，我們一直都很熟悉，我告訴他：二哥的事都那麼久了，還在查戶口，實在不勝其擾。果然，他回去後，就不再有警察來戶口調查，不久就解嚴了。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4年7月9日	桃園市三和街劉宅	陳銘城	本計畫

錄音轉文字稿：陳淑玲

文字稿整理：陳銘城

修稿：劉登科、陳銘城、曹欽榮